



统帅们

●[美]鲍勃·伍德沃德/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法律出版社





THE COMMANDERS 统帅们

THE COMMANDERS
SIMON & SCHUSTER INC
New York
COPYRIGHT 1991 BY BOB WOODWARD
根据美国西蒙与舒斯特公司 1991 年版翻译出版

统 帅 们

[美] 鲍勃·伍德沃德 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区广内登莱胡同 1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16,000字

1991年 8 月第一版 1991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0,100

ISBN 7-5036-0962-1/ D·757

定价6.40元

(125)

译 者 的 话

《统帅们》一书是美国《华盛顿邮报》助理总编鲍勃·伍德沃德于1991年3月推出的新著。作者曾经是一名海军军官，在五角大楼工作过，长期研究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活动，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撰写和出版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等5本书。《统帅们》是作者经过两年多的准备，采访了美国政府内除布什总统以外的400多名高级文武官员，特别是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等关键性人物，获得大量内部资料后，经过潜心研究写成的。这是一部评述布什政府出兵巴拿马和对伊拉克开战的决策过程的报告文学作品，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它“介于新闻报道与历史研究之间”，其思想内容比新闻报道系统深刻，同时又比历史研究观点新颖，浅显易懂。书中除详细叙述布什政府在战争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之外，还生动地介绍了布什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如国务卿贝克、国防部长切尼、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等人的经历、性格、观点及其相互关系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所以，该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广泛注意。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陆军时报》等报刊都先后刊登了关于本书的评价或内容摘要，美国政府则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

这本书对于了解布什的决策班子及其在两次战争中的决策经过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美国入侵巴拿马和海湾战争的

战略决策也不失为重要旁证材料。然而，作者是资产阶级学者，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出发来论述两次战争的性质、人与武器的关系等问题的。为了保持原作的完整性，便于读者深入理解和研究作者的思想观点和论据，我们全文翻译了该书，敬请读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鉴别。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谬误之处，望读者指正。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DDA6/20

序 幕

1990年11月27日，星期二，午后不久，已退休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小威廉·克劳，匆匆走过五角大楼河边的安全门。他要与继任主席陆军上将科林·鲍威尔共进私人午餐，时间定在下午1时，可是他已经迟到了。今年已65岁的克劳步入这座建筑物，即刻感觉到他熟悉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妄自尊大的上校们匆匆走过大楼最外面的E型走廊。他思忖着，该建筑物就是为日甚一日的繁忙而修建的吧。

克劳向右拐，很快进入第一个门，门号是2E878，此处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办公室。走过接待厅，他步入了办公室。他在此工作了4年之久，直到鲍威尔14个月前接替他为止。

鲍威尔现年53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联会主席，也是任此职的第一位黑人。他给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可今天却显得有些疲劳。

办公室经过重新装修，从崭新的窗口可以饱览从波多马克河至对岸国家纪念碑的壮丽景色，室内铺着奢华的深蓝色地毯，摆着一个舒适的长沙发和一把与之配套的椅子（椅子用图案精美的纺织品装饰）。

他们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小桌边共进午餐。一坐下鲍威尔就开玩笑说：“我真后悔，不该接受这个职位，你怎么也不提醒

我呢。”

克劳心里明白，此话绝非当真，这是乐于身居高位的人典型的套语，常人都知道其真实含义。

参联会主席餐厅内身着鲜艳黄色服装的侍者询问要吃什么，俩人均要吃一顿简单的午餐。

在此前的4个月内，鲍威尔指挥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军在海外规模最大的军事集结。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之后，已有23万美国军人被派往海湾，实施“沙漠盾牌”行动。3星期前，布什总统宣布增兵一倍，以便他用进攻力量将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去。这一决定引起轩然大波，一直支持布什的国内舆论看来要分崩离析。

上一周，鲍威尔打电话约请克劳共进午餐时说：“我听说你要作证。”克劳曾答应就海湾危机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公开作证，该委员会主席是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萨姆·纳恩。

尽管纳恩支持布什最初作出的向沙特派兵、使之免遭伊拉克侵略的计划，但对在那里集结一支进攻性力量却进行公开的批评。他要求布什说明，解放科威特对美国的重大利益有何意义，为什么要这样急？为什么不给联合国时间，以便切断伊拉克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让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发挥作用？

现在，克劳向鲍威尔追述了他在国内的巡回演讲。他说到处可以听到人们提出疑问，究竟以战争解放科威特是否值得。在国内，人们对战争的前景和持续的时间、战争的目标以及战争的必要性十分关心。

鲍威尔也坦率地说：“我也发现同样的情况。”

克劳顿时起了戒心。几年来，克劳一直密切注视着鲍威尔的升迁，特别是当鲍威尔在1988年成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

顾问以后。克劳认为，鲍威尔常常揣度别人的心理，说一些别人想听但又是笼统而不出格的话。

尽管总统声明不想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但克劳觉得，布什迫不及待地想把数十万美军投入战斗。克劳的儿子，陆战队上尉布雷克，就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中，他指挥一个有 200 名官兵的陆战队连。

克劳不想把在听证会上要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鲍威尔，所以他不谈细节，只是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说的话。”

鲍威尔察觉出这一点。

克劳说，他对急于进行一场战争的明确势头感到不解，“每个人都急不可待”。一些人似乎以为，美军的训练已使官兵可立即投入战斗和向敌人开火，而不能有耐心和等待。

耐心等待在冷战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局，对苏联长达 40 年的等待，是划时代的伟大胜利。克劳反问道，为什么不能从长计议？在中东进行战争——无论为何种崇高目的而杀戮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都会使美国在那一地区的地位长期不能提高，更不用说将有美国人死在那里。克劳说，战争是肮脏的，难以预料的。

鲍威尔不置可否，只是倾听着，点点头，似乎鼓励克劳继续说下去。

克劳说着说着，察觉出鲍威尔正试图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以便加以利用。

克劳想问一些自己的问题。“切尼怎么认为的？”他问道。国防部长切尼是鲍威尔的顶头上司。

鲍威尔回答说：“这是个难题。”

克劳低声问：“什么意思？”

鲍威尔回答说：“就如你所知，他把牌藏得很严。”

克劳确实知道切尼的这一特点。他任参联会主席的最后6个月恰好是切尼任国防部长的头6个月，他领教过切尼守口如瓶的风格。

鲍威尔说，切尼从白宫回来后什么也不说。除了参加鲍威尔也出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会议外，作为内阁成员，切尼还与总统布什会晤。

克劳暗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居然会不知道国防部长对当今、也是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军事外交决策的态度，真是不可思议。

克劳询问道：“你对在海湾集结军事力量持什么态度？”

鲍威尔说：“我赞成遏制战略，但是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我都没有宣传过。”他手指窗外河的对岸。

克劳太了解这手势了，指导这位主席行动的命令和政治决定来自那里，“河的对岸”，即白宫。

对像克劳这样一位军人，“遏制”一词有明确涵义，即严阵以待，阻止敌方进一步前进。在现在的情况下，那就意味着不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动进攻，而是继续实行经济制裁和施加外交压力，最后迫使萨达姆撤出科威特。这可与布什作出的再增兵一倍，以便可以发动进攻的决定大相径庭。

鲍威尔说，他一直尽力使政府冷静客观，消除战争狂热。

克劳看出问题来了，他没有鲁莽地问鲍威尔是否已向总统阐明自己的立场。布什政府在外人看来是一个愉快合作、团结一致的班子。如果鲍威尔心口一致，表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与布什意见相左，恐怕会陷入道义上的困境。法律规定，参联会主席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席军事顾问”，还规定，当参联会主席向他们提出建议时，“只要他认为适宜”，就可以“对问题的全部军事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

按照克劳对该法律的理解，参联会主席至少在重大问题上有责任坦诚地、毫无保留地向总统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鲍威尔告诉布什自己关于遏制战略的观点了吗？布什会容忍一个与政府政策存有根本分歧的参联会主席吗？根据自己在布什政府效力的9个月经历，克劳对该政府竭力保持各部门的一致性，保持对总统和他的立场的忠诚深有体会。鲍威尔对自己作为参联会主席的责任和工作又有什么观念呢？

克劳认为，参联会主席不应该只提有关军事的建议。作为总统顾问，即便是首席军事顾问，在白宫会议上只谈军事方面的问题，那太没意思。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会告诉总统：那只是军方的建议，但是如果你的建议综合了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这才是你应该做的呢。

不，鲍威尔应该和盘托出他的政策建议。如果被否决，他可以选择辞职，或继续留下来等待总统作出决定。直截了当地提出建议，是不会有其他结局的。

在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的白宫会议上，克劳发现，一些阁员常常耍小把戏来搞折衷。他们会说，为充分展开辩论，其他方案也应该加以讨论和审查。这是一种提出意见但又避免引起麻烦的方法。在克劳看来，这是一种逃避。一位总统顾问应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勇于直言不讳：这就是我的总结论。没有基准的建议一钱不值。克劳认为，提出不同意见确实命运攸关，但这点正是他们的职责。

他对鲍威尔的所做所为还不理解，但又觉得现在追问不舍既不符合他的身份又不是时候。但是，克劳很想使自己相信鲍威尔已经将他的想法全部告诉了总统。他对鲍威尔从未如此动感情，也从未抱有这么大的期望。

克劳说：“我一直在想，要想成为一名伟大的总统，必须做

两件事。我应该告诉你，因为可能有那么一天，你会成为一名总统。”

“不，不，”鲍威尔不停地否认，不想谈及他的政治前程——这在新闻界已引起无休止的预测。

克劳说：“我确实想告诉你，你有可能成为总统。第一点，要成为伟大总统，你必须进行战争，所有伟大的总统都进行过各自的战争。”

鲍威尔大笑，承认这的确不假。

“第二点，你必须找到一场你被首先攻击的战争。”

鲍威尔点头称是。

克劳看到鲍威尔已听明白他的意思了。

吃过午餐，克劳向鲍威尔道谢辞别。他意识到，鲍威尔压根儿没有试图向他证明，目前采取进攻性的军事部署是正确的，他没有为政府的立场作辩护。

事后，克劳悟出了鲍威尔的困境。他想起自己是在任参联会主席一年之后才搞清该职位的奥秘。当确信自己正确时，他应在总统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1986年，在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后，克劳有了这样做的机会。那时，里根提出要销毁所有弹道导弹。克劳受到要求批准这一计划的强大压力。但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说，他不能执行这一计划，因为里根的建议“将置国家安全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之后，里根的核心圈子又几次倾听他阐述观点，他赢得了尊敬。

道理很简单：参联会主席除非不时地提出不同意见，与白宫相抗争，否则便难以对白宫的决策发挥积极影响。这是个冒险的行当，但往往最佳的选择是最危险的。1987年，他与苏联同行苏军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结成“联盟”。虽然

两人分别是世界上两支最大的敌对军队的首脑，克劳与阿赫罗梅耶夫却私下达成默契。双方一致认为，政治家们很容易由于误解而使两个超级大国越过核战争的边缘。他们共同认为，这无异于自杀，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灾难发生。他们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专用通讯渠道，如果一方发现另一方有任何敌对、危险的或令人误解的行为，从而有可能导致战争，就应及时进行联络。

克劳知道，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经向政府说明就订下这样的协议，实在是冒险的举动，但为此冒险是值得的。两年后，两个军事大国终于签署了一个协议，使避免战争的军事联络方式得以合法化。

午餐后，鲍威尔认为，第二天克劳的作证将给布什政府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他模糊感到，克劳的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却常常有些抽象。克劳以知识分子的方法来领导参谋长联席会议。他留给鲍威尔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像是一个智囊团——总是犹豫不决，喜欢争论和没完没了地颁发文件。鲍威尔已按自己的意图将参联会重新改造成一个有所作为的行动机构。

在海湾行动问题上，鲍威尔已放弃遏制战略。他已发布命令，现在他一点也不再考虑遏制战略。总统已经作出不可改变的決定，按进攻方案进行准备。参联会主席已全力以赴，着手集结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

鲍威尔曾尽力向总统提供波斯湾行动的各种方案（包括对伊拉克实施遏制），以保证各种可能性都已加以考虑。这很不容易，对此，鲍威尔记忆犹新。

一个月前，他写了一个笔记，列出采取遏制战略的种种理由。有好几次，他用“扼杀”这一更有积极意义的词代替“遏制”

一词，意指全力实施由联合国授权的对伊拉克的封锁以及其他盟国针对萨达姆的惩罚措施。他曾两次将笔记的观点和列举的理由告诉切尼，后来又告诉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10月上旬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切尼终于对鲍威尔说：“干吗不和我一道去听听那人对你的想法有何见解？”切尼已约好那天与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私下会晤，这是为主要阁员，鲍威尔称之为“大头目”们安排的，鲍威尔通常不在此列。

切尼与鲍威尔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去会见布什以及斯考克罗夫特。阳光洒进室内，不知什么原因，这里气氛不对头，谈话经常被打断。这是总统的办公室，鲍威尔觉得不该在这里讨论这种问题。他更喜欢情况室的规矩，布什在那里可以集中谈论问题，而在椭圆形办公室，情绪太松懈，太怡然，简直像周末前的一群孩子围坐在一起胡扯吹牛。

鲍威尔觉得，此类会晤普遍存在这个问题。会晤往往没有开场，也没有中间和结尾，大家都信口开河随心所欲，脚翘在桌面上，牛仔皮靴闪闪发光。鲍威尔也有不长的说话机会，但他觉得，他的陈述远不如他与切尼、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的个别谈话来得精彩，尽管如此，他仍竭尽全力把话说完。

鲍威尔告诉总统，欲达到迫使萨达姆撤出科威特的目标，有两种行动方案：一是集结重兵以发动进攻；二是实行遏制，但要花费时间。无论采取哪种方案，我们的目标都可以达到。

他对总统说：“遏制或扼杀政策有这样一种效用，如果你不想在军事上冒更大的风险，它不失为一种选择。”遏制政策所必需的兵力，是12月1日可达到的23万人。萨达姆会完全陷入困境，遏制政策将把他制服。

鲍威尔说：“这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总有一天会产生结果，

或许要一年，也可能要两年，但迟早会成功。”他竭力表现出一副鼓动家的样子，以口吻和手势加重语气。他坐在椅子边缘，为强调某一观点，就举起手在空中比划，态度很自信。但他还没走得太远，不敢向总统说遏制战略是他个人的建议。

鲍威尔说，从军事角度说，无论是遏制或是进攻方案，他都可以应付。

其他人，例如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也提了几个问题。包括总统在内，没有一个人对遏制战略有兴趣。若有一人感兴趣，鲍威尔就会说他也赞成这个方案。但既没有人向他提难题，也没有人让他谈总的看法。由于没有人提问，鲍威尔真不知道在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回答别人的提问。

最后，鲍威尔问道：“总统先生，您想怎么办？时间过了一周又一周，我做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投入的兵力也越来越多。”

“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没有时间考虑那个战略。”布什回答说，他指的是遏制战略。

鲍威尔把这理解为总统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他觉得总统还未完全放弃遏制战略。

事后，鲍威尔说，他可以问心无愧，他已将每个方案的军事涵义如实报告了总统，他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

第一章

1988年11月9日，星期三，当时还是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三星将军鲍威尔，在白宫西楼一条狭窄的、铺着地毯的走廊里，步履轻盈地朝着位于拐角处的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走去。也许，这是白宫里第二个受人尊敬的地方，也是亨利·基辛格这样的人曾经呆过的神经中枢。

大约下午4点钟，副总统乔治·布什正走在他办公室外的走廊上。他的办公室比较小，也在白宫西楼。前两天，布什已当选为总统。为欢迎他作为当选总统回到白宫而在玫瑰园举行的仪式刚刚结束，他就来到走廊上向大家握手致意，热情之中略带几分紧张。他看见了鲍威尔。

“来，这边来，”布什说，“我想聊聊天，咱们聊一聊吧。”

鲍威尔说，布什一定很忙。

“给我讲讲有什么情况”，布什一边说一边把鲍威尔拉入副总统办公室。由于职务和禀性两方面的原因，鲍威尔称得上是世界时事信息中心了。在白宫上层圈子中，他常常是第一个知道最新消息的人，不管这消息是日益严重的危机，还是高层外交人士刚说过的闲言碎语。

鲍威尔对布什表示祝贺，脸上挂着宽厚、由衷的微笑。

即将开始工作的布什政府已在逐步形成。那天上午，布什在休斯敦宣布了新内阁的第一位阁员，任命他的竞选负责人、得克萨斯州的老朋友吉姆·贝克为国务卿。贝克一向被视为布

什的管家。

布什问鲍威尔，他有什么打算？他适合干什么？

“副总统先生，”鲍威尔回答说，“你手中掌握的和脑子里想的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对鲍威尔的任职，布什有三种具体设想。在鲍威尔想好以后担任什么职务之前，他愿意继续担任一段时间比如说6个月的国家安全顾问吗？或者他喜欢在布什政府里担任另一个永久性职务吗？布什建议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这是布什在他这个年龄时曾担任过的职务。或者到国务院做仅次于贝克的第二把手，在外交事务的这个重要岗位上工作？这些职务他都可以选择。布什对他说，令人激动的重要时刻到来了。

鲍威尔知道，当一名军人是他所选择的职业，现在又可以在军队干下去了。同时，他也在考虑一些请他离开政府去挣钱的建议。布什的建议使他感到受宠若惊，他将把这些事情再好好考虑一下。布什也会理解，他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国家安全顾问一职给他提供了众多的选择。

和大部分人相比，布什是调换工作最多的，因此，对鲍威尔表示完全理解。

鲍威尔说，很多事他都要再考虑一下才能决定，考虑好了他会去找布什的。鲍威尔再次向布什表示祝贺。

有一点鲍威尔心里是清楚的，请他继续担任几个月的现职仅仅是一种礼节，意思是：我不想让你成为我的永久的国家安全顾问。

鲍威尔意识到他不得不对自己的前程进行认真的斟酌，所以，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列举了继续呆在政府和离开政府的所有理由。

放弃公职的唯一理由就是挣钱，但他对钱并不特别感兴趣。他在企业界悄悄散发了个人简历，但引起的反应很一般。

对于请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或副国务卿的建议，他还得权衡一下。从协调所有外交与国防政策问题的国家安全顾问变成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将是一种降级。而在大多数问题上，国家安全顾问也要比中央情报局长更有权力。

鲍威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对即将成为总统的布什感到有些不满意。

鲍威尔曾是里根圈子里的绝对心腹，而布什则不同，只是里根在白宫里的一个“继子”。尽管布什比其他副总统更多地参与了决策，但他从来就不是个决策者。布什和鲍威尔之间不存在相互信赖的默契，而鲍威尔知道，这种个人信赖关系对布什来说意味着一切。

鲍威尔对布什的总统竞选方式也感到不满。竞选过程中，布什以种族问题争取人心在电视上大肆渲染维利·霍顿一事。这使鲍威尔感到不快。霍顿是个一流的黑人杀手，当布什的民主党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霍顿得到了一张离开该州监狱出来度周末的通行证。在度假期间，霍顿在马里兰州又刺杀了一名白人并强奸了一名白人妇女。难道布什身边的人认为这种东西也能成为竞选活动的材料吗？

鲍威尔找到他的好友，即将离任的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理查德·阿米蒂奇。这位身体健壮、1967年毕业于海军学院的优等生，现在作为五角大楼的“小国务院”的头头，一直因工作中富有进取精神而闻名。

从1983年到1986年，阿米蒂奇和当时曾任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军事助手的鲍威尔，一起处理过国防部的大量事务。